

物華王寶慶多望。

七絕二首

別瀋留念元三年秋

滄州酷暑話滄桑，石鏡

憊荒斗志昂，共勉終身

苦小我，虛心暖之內含光。

其二

從東杜五不貪生，許党為

物罕三寶慶多望。

七絕二首

別瀋陽會元三年秋

瀋州酷暑話滄桑，石鏡

憶荒斗志昂，共勉終身

苦山我，虛心暖之，內含光。

其二

從來枉立不貪名，許党為

民義事輕。百戰身經。雲
騫。念年冰蘖。勵忠貞。

一九三九年十月廿五日 我 重慶日報

注：一九三八年秋，作者以此詩告勉，
不久即离渝赴蓉城。

五律 和仲甫元留贈詩原韻

一九三九年春于蓉

苦讀申商法，登台已駭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黃巢之亂

馬方使用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

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計百

姓如草木之有根抵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

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

無冬菜至少貧者殫蓬實為麩蓄槐葉為糞或更

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

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

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

屋伐木雀妻鷺子止可供所由酒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黃巢之亂

馬方使因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

丁亥

車本學之

言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憂百姓

姓如草木之有根抵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

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

無冬菜至少貧者殫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齋或更

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

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

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

屋伐木雀巢鷺子止可供所由酒食

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它徭朝
廷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
稅竝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
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
爲空文而已 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

侍郎盧攜竝守本官同平章事 上年少政在臣

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

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

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

起州縣兵少加以承

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

子母盜起於

長垣

二年 初上之爲普皇也亦馬坊使田令孜有寵
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
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工巧
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
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
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
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
庫有陳訐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
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

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

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
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祖涉
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
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
數萬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
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
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
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募一
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
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
鎮所遣討賊都頭竝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
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
盜
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事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克破

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
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
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
陷陽翟郊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
潛愼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
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
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

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

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擊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二

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乃上言自沂

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
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
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
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桂
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瑒西
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瑒
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
山官軍退保鄧州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
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
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

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犇鄂州敕使犇襄州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

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三千餘人從巢各
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

度使薛崇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黃

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 六月庚申王仙芝

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

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

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

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

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

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澶川養疾

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乙卯王仙芝陷隨

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
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
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
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
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
仁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

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
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供資糧
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李道
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

手令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費將之隸宮
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如誣毀因功爲辱臣竊
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旦彊兵盡付它
人良將空還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
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旣
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
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
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
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與兵權願典內大
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 黃巢寇掠斬黃曾元裕
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 十一月招討

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

城遂陷濮州詔潁川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

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阜裘而行
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
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
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
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
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二十萬戶至是死者
什三四 壬寅詔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
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
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州
刺史張自勉爲副使 二月貶揚知溫爲郴州

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

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
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
改元王霸署官屬巢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
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勗書請奏之詔以巢
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
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殺荆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荆襄
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
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
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
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

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輟轅伊闕河陰武牢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

州江西觀察使高湘犇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

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夏四月詔

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欣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巖三表自陳木短不能

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丁酉

鄭畋盧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

六月王仙

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
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
使

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

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
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

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

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

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續

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勅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寬向人罕之項城人也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

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秦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

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

東觀察使崔瑒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

節度使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

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
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
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黃

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
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
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蒲朝腕可斷表不
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
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
大棧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
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
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

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
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
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旣去漢宏大掠江
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
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爲羣盜

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

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
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
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
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
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

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

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揚子院爲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璠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

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
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

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
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爲北

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

爲振武節度使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

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

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

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

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訶知諸道

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

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

婺州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黃巢

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
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
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
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
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
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
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
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
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

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
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
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逆遽過淮宜急敕東道將
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詔河南諸道
發兵屯潞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
巢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爲天平節度使兼
東面副都統九月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晟
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
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
遂擊全晟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潞水過許昌

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

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
問之對以供備踈闕慰勞又之方定許人大懼時
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澉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
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
也遂逐之能將犇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
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
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澉水者皆散黃巢遂悉
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

月以諸葛爽為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
潁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

謙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

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旣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兪、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河中都虞候王重榮權知留後。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

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
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
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
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
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
之黃巢不足言矣巨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
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
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
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
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
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

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剝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

廼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

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

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

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

賂官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

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

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

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

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托關外復遣臣以二

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

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
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
餘從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索然州
庫唯塵埃鼠迹顧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
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

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泐水為守禦之備與齊
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
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
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
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
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阮賊至

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
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盡散其緇囊以給
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
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
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
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
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士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
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
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
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
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

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
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
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比至賊已入矣
壬午旦賊交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
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
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
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
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
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
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
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

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
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
侍郎竝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
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而貶
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
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
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
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犇馳晝夜不息從官
多不能及車駕旣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
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
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

與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于田令汝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

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
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
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卓繒爲
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
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
著黃家日月以爲己符瑞唐官三品已上悉停任
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爲皇后以尚讓爲太
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瑒楊希古竝同平章
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爲
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瑒亦之
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

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
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爲河
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
迎爽元杲逃犇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

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
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自
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
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
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
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
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

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
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
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
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
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
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
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
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
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濠刑部侍
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
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

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廬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
鄭棊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
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
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

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
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
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
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
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

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
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

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侍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

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遣其將王暉齎
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
於漢州 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

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
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
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八月乙卯朔

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

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謹兼侍中依前行
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
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

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城西南回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為東南回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竝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主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

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
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
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
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
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
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
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
曠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
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
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誠奏天
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

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
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軫迎之李克用帥達
軫諸部萬人赴之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
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
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犇河
中遣人間道奉綰表詣行在詔以徽爲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
以爲阿陽節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
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
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

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
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
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

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
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
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
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蓋屋弘夫乘
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
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
城坊市民喜爭譟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

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
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
繫白帟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
霸上訶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龍之
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
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
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
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
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
棄長安皆帥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
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 賊衆上黃

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

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

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

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

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

不利竟不發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

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

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

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

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柰何捨

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豈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
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漉酒
爲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
秦宗權據蔡州不從爰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
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
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
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
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
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
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都統如故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
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
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爲二寨
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
千人益之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
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
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
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
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
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

無厭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
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
士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
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
戰契丹十餘戰金割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
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
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
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
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
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
出犇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

外臣殊踈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
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
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
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
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
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竝
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
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
况踈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
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
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

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
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
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
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收屏不
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頤津
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郵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

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
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 秋八月高潏

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潏敗奔河中詳乘勝復
取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

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

恭與尚讓朱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駢

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父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實遂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詎之曰

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讓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

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晷與賊戰死軍中立

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鄜

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

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

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以感化留後

時溥為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

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

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

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

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

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

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爲判官直弘文館王搏爲推官司勳首外郎裴贄爲掌書記昌圖從諫之從祖兄弟畷畷之弟搏璵之曾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三月同州刺史采

誠犇河中溫遂據之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

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

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

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

爲河南都統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

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

號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

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

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

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

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

買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

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章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僭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軼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

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
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
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
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
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父付卿兵柄不能
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
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
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
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
玄破符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
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

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
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
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
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天步未傾皇
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
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
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黃巢攻興平興平諸
軍退屯奉天

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為

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黃巢

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
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温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

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
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
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
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
殺之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以朱溫爲右金
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又十

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
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
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
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
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

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
敗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
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
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
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
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濟而西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
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柰何復光曰鴈門
李僕射驍勇有彊立其家尊與五足先人嘗共事相
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
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

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李詳舊卒共逐黃思

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

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

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

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

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

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

鴟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

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于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已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

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
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
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
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二月壬子李克

用進軍乾陀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
萬眾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
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蟠黃揆龍襲華州據之
王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恩鄴黃揆

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加鳳翔節度使李

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

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

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用進
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
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己
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
揆棄城走 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

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
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犇甲
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
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
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

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遼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瑒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

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
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犇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
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
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
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珥子麓
林分將之孟措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犇
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措斬
之巢聞措死驚怒悉衆屯澉水六月與秦宗權合
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
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况吾家父食陳
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

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司徒

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九月感

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激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十二月趙犇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

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
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
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
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
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
度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黃巢死子寨拔之
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黃巢

圍陳州幾三百日趙雙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
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
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
康黃恩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
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
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
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
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宣武將豐
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
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
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

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
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寃句張歸霸及從
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
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
走克用追之過胙城臣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
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
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
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
萬人悉縱遣之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
萬人追黃巢 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

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

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
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 秋七月壬

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
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
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
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
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
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
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

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
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
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
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
東都孟陝虢張晁陷汝鄭盧塘攻汴宋所至屠翦
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
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
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
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
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

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不樂
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
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啓元年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
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
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
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
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
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
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訐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爲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

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
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
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
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
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
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

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

克用怨全忠
事見諸鎮相

攻

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

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
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
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

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
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
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
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致欲朝廷討克用
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
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致遣致昌符將
本軍及神策郾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
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
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
死重榮與致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
沙苑表請誅令致及致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

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
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玫奉天子自
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
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
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
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
楊復恭爲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
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
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
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

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
之子緯戮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鄆遇盜皆
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整屋爲亂兵所掠衣裝殆
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
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
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
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
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
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
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

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
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爲人臣子累召
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
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
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
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
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
雞留禁軍守石鼻爲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
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糝鋒鏑縱橫
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劔
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

負之以從登大散嶺季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
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
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
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臯軍潰玫長
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煜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
上不及留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
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季昌符復

上表請誅田令孜 朱玫季昌符使山南西道節

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
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
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

邁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輩昭度請誅之初昭度
因供奉僧澈結官官得爲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爲
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
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縣丙申
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
旨兵部尚書杜讓能竝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
鑾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
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
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
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
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

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
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
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
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
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
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
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
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
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
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
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

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致陳兵帳前迫脅以行
不容俟旦罪皆在令致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
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鑿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違
不敢聞命致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
斬夏四月壬子致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煜權監軍
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
于石臯驛致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
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煜受冊致
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煜還京師以鄭
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
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

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
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
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
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
爲忠州刺史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
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
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
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
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
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
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

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旣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與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綰

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焜遣使者
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途六軍變擾蒼黃
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
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
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焜無
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
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
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月以扈

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
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
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

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凶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靈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

峯李鋌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

璩等勸進於襄王熅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

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

州以滿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

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

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

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

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

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

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

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

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犒河中王重
榮詐爲迎奉執煇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王重榮函襄王煇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輿元城
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煇
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
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煇已就誅宜廢爲庶人
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
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
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
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

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
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癸未詔

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
於岐山時朝士受愠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
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
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踈
乃以宮室未定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

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
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
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

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
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韋昭度質其家於
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
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爲
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寅朔李茂

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
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
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

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
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
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
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
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
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
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
忻焉 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

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袞
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

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
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
於是宦官始服劔佩侍祠已酉祀圓丘赦天下上
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
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
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
殿它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
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
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
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
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

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夫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曰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摠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劔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訐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愾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

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
腹心張縮刺殺之 冬十月揚復恭居第近王

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
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
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縮
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
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
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
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
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
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

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

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
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
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
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

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閉重
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
官議之時宦者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
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
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
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
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

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重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

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月己巳李茂

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犇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

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

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
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

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
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
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
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
續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
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
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
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未宜與之

太上
御名怨

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暝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執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郅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

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
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訐曰岐帥無罪
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
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訐之二相曰茲
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
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報上
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
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爲京
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 九月乙亥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
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藍

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犇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太上藩垣之深御名覺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

謂于驪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謂再敗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感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季茂貞勸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微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

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
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
超者爲二鎮判官九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
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
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
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
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
史大夫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
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
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
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

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

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鄴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絕巾綵

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
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
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
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

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楊復

恭守信將自商山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
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
恭遺守信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
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纒
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

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鋌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鋌告行瑜曰歸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初王行瑜求

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
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
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
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
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爲諸
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
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
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
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
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
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

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
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
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
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
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
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
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
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宿衛京師與建
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二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
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

六月辛卯

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竝爲太子賓

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潛爲兵部尚書諸道
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潛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
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潛緯
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

張潛
孔緯

論
事見
諸鎮
相攻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

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
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
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
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主
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

行約棄同州走巴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
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
巴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
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
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
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
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
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
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
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
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

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樓楯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旣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連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

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
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
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
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
郝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
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鏞以涇原兵控扼鳳
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
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
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郝廷昱至言
李茂貞將兵三萬至藍屋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
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

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
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
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
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
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
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
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又
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存
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
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
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

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
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
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 戊戌削奪王行瑜官
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
大節度使李忠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
思諫爲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鏞爲西面招
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
貌撫之曰兄方爲國之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
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
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
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 以護國留後王

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 時宮室

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

僕馬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 九月癸亥孔緯

薨 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

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

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

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

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

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

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

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 貶右僕射崔

昭緯爲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

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

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

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

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

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靜難節度

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 上遷居大內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

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

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

請降於克用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

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

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

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

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

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

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

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

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

軍于雲陽 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

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

佐子孫竝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古入
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
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
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
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
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
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
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
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
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關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
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鄉者王行瑜輩縱兵

狂悖致鑿輿播越百姓犇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爲快初李克用屯渭北李

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
漸踈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
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
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
人茂貞以爲欲討已語多怨望嫌隙日

太上
御名

茂貞亦

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
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
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
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貞引
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
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

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
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表請
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
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
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
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
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
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
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
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
從之乙未宿下邳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爲行宮建

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
宮室市肆燔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
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
陸衰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衰陝人也 宰相畏
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
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
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
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是不爲李茂
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
入援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

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
以爲然乙丑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
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
建兼中書令 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

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
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
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
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全忠以且且安
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
珙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衰

爲硤州刺史崔胤恨宸代已誣宸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九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僊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僊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

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
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
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爲舉錯陛下若以
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
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
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
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
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
軍顯有厚有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
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

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
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
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
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
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
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
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
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
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
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改名裕 己亥罷孫奭鳳
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爲寧塞

節度使

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奭

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爲秘書監

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

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

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僱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

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

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覃王赴鎮

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秋七月韓建

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

切諫乃止

延王戒丕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

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

變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久聞

延王覃玉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

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

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

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睦濟

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

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偓爲南州司馬祕書監朱

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

九月以彰

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

茂貞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
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右拾
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
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
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
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
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
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
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已息兵復李茂貞姓
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貞韓建

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
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
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
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
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
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
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
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
使 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爲興德府己未車駕
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揚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

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

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又客廣陵孰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竒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

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
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
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
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噐而食
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
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
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
駢曰宰相有遣劔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
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
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
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噐於階令鏗然

有聲又密以囊盛鼠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
且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
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來鹽城
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
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
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
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
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
隅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
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
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

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
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
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
侍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
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
駢崇大其廟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
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千
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
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
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寤
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

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
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
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
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
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
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
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
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
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
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
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

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
司綱翰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
神仙不難致但悵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
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
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
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
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愨爲廬州刺
史行愨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
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愨過辭都將以甘
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愨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

并將諸營自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初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焚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

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
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愆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瀆䟽呂用
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
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
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
之恐高氏亦代勲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
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瀆狀示用之用之曰
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
瀆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瀆出入後月餘以
瀆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瀆求救於廬州楊

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
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
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
宵遁神福洛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迴李本復攻舒
州濱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
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李本擒斬
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
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頔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煇權監軍國
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
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

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爲不復咨
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
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
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
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
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冬十

二月壽州刺史張翺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
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頴李神福張訓拒之
敗虔于楮城滁州刺史許勅襲舒州刺史陶雅犇
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

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劔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劔以爲無是事神劔名雄人以其善用劔故謂之神劔時府中藉藉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

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
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
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內
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
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
我誅之邪准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
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
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
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
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
暗用之甚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

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
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以此數賊以謝淮海
何必多言漢章喜遠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
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
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
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
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
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
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
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詔
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

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噪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懔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頰自城中逃出言衆心

離散用之憂窮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間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扎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卽度使

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
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
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
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
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間朝
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
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
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
駢遣大將石鐸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函
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遠遣其子還曰今公但斬呂
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

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
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
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
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
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
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率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
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
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
已命撤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
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
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

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
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二十人夜自教場
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
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
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
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
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
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
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
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擲者舉兵善受
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坐自驚督不能區理故

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
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
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
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
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
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
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
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
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
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
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

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
鐸大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
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
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
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
燼已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
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
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
先為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
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
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

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
獲諸葛毅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
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
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
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
剗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
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
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
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
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
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

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張神劔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劔怒亦以其衆歸揚行密及海陵鎮逼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劔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

州刺史趙鏗爲宣歙觀察使戍戍揚行密帥諸軍
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
擊揚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
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彥以前蘇

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
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
玉珠繒詣雄軍買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
得糠五升雄軍旣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揚行密
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
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

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
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
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
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一寨使
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
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
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
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
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高駢在道

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
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

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揚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

千出擊張神劔高霸寨破之神劔奔高郵霸奔海陵 揚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董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頓蹙而已外圍益急

彥師鐸憂瀕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犇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揚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頔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辛

已高郵鎮遏使張神劔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
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
至揚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
殺神劔於其第揚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
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
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于廣
陵戊戌霸與弟晔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
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晔約爲兄弟置其
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
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揚行密欲遣
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俠

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
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
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
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晁出走
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給揚行密曰
用之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
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
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頽鞫之云與鄭
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錄齋乘
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
用之爲節度使是日霄斬用之怨家剝裂立盡并

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曾
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
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
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
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朱全忠
遣內容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揚行密以行密為淮
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
後遣牙將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
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
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

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張
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揚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
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廷範至廣陵
揚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
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
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白行密未可圖也甲
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二月朱全
忠奏以揚行密爲淮南留後夏四月壬午孫
儒襲揚州克之揚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
行密將犇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
之秋八月揚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龍興洪

州表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
趙鏗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
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
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鏗必矣行密
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
爲趙鏗所敗鏗將蘇塘漆卽將兵二萬屯曷山表
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
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
宣州鏗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
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
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
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

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
鏐鏐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
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困爲
粥以食餓者溫胸山人也鏐將宿松周本勇冠軍
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鏐旣敗左右皆散惟
李德誠從鏐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
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朱全
忠與趙鏐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
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

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
龍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
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儒休

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
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頔等攻常州

十一月田頔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
出於制置使社稷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
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
逐田頔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
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

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龐

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已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

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

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

仁義劉威田頔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頔屯

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三月賜宣歙軍

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

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

其使者復為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

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

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犇孫儒 九月楊行密

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
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冬十二月己

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
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
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
州轉戰而南田頴安仁義屢敗退揚行密城戍皆
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
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濠將五百人
屯溪西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
繼至濠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

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其

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晔據和州安景思據滁

州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晔降安景

思走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

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

揚州減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揚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揚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揚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

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
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
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
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
降者其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
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旣揺安得不
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

宣州初劉建鋒爲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揚行
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
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
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揚行

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頔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揚行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頔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揚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秋八月以揚行密爲淮南

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頔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遣其尤勇健者

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頽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

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揚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頔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楊

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 八月丙辰楊行密

遣田頔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

守父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歎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 冬十月舒州刺

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二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冬十二月吳

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宛

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

御使臺濠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濠於卧內得
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
濠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璠

丁亥行

密圍壽州

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

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
江從昂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
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恐懼延壽制軍中每旗
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
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
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

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眾乘之汴兵敗走厚蔡
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
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
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
火為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
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
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
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見常往說之許以昏壽
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陳利害數
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

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爲楊行

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

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

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

武昌寨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

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

敗走朱全忠旣得兗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

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

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充鄆曹濮之兵壁安豐
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
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
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
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
弈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
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
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
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
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
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

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
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從周半
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遇後都指揮
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軍稍得濟淮九四日不食
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
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
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
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
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
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
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

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
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
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
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忠自
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
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二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
宣諭使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

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
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加
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
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
濬之子也賜姓李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

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
節度使田頔欲圖之募弘鐸人造戰艦工人曰馮
公遠求望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頔曰第爲
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
頔弘鐸從之師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
揚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頔帥舟師逆擊

于葛山大破之

馮弘鐸收餘衆松江將入海揚

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爲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揚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

福爲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
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
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
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兩重載不能進士有
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
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

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
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
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
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

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成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皇乘輕舟至灞口舉火炬於樹抄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灞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

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
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
急不可動也具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
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
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具兵食盡自
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愷之五世孫也 五月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
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
於荆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
財而去將士云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
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

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斐表揚戎
將衆數千逆擊泐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
艦士卒皆潰泐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
之亦引兵去 初寧國節度使田頔破馮弘鐸詣

廣陵謝揚行密因求池歛爲巡屬行密不許行密
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頔頔怒曰吏知吾將下
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頔兵
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
止之頔不從及解釋錢鏐頔尤恨之陰有叛志李
神福言於行密曰頔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頔有
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頔有良

將曰康儒與頽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
州刺史頽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
無日矣頽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
悉焚東塘戰艦頽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
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廼遇之曰非商人
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
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
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頽己丑安
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
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
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

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
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
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頽通謀頽遣前
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
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
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爲目疾

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
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
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
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
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

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
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
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
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
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
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
斬之 田頽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
自鄂州東下頽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
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兵王今爲
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頽有老母不顧而反三
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

顧遣其將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周渭顧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

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濠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
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濠擊頽田頽聞臺
濠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
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
濠營寨橢小纔容二千人頽易之不召外兵濠入
頽境畚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濠曰頽宿將多謀不
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頽遇於廣德濠先以揚行
密書徧賜頽將皆下馬拜受濠因其挫伏縱兵擊
之頽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濠僞走頽追之遇
伏大敗犇還宣州城守濠引兵圍之頽亟召蕪湖
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成

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濠已破田頔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十一月乙亥田頔帥死士數百

出戰臺濠陽退以示弱頔兵踰濠而鬪濠急擊之頔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頔首示之乃潰濠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頔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頔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勢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爲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爲文精敏嘗爲頔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文昌爲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

頽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
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頽之婦弟也頽敗
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爲鄂
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
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
好 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
病還廣陵揚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爲
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渥
爲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

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

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

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
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
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
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犇行在令孜皆養
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
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
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
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

恭斤令攻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泐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

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

冬十一月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

子宗鑑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瑄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旣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

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
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

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退無
所掠欲罷兵周庠基每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
塹宇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吾在軍
中又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
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
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
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
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

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卧礮石上
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
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
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
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卽建表以令孜
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
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
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勳
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
瑤說之皆率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陳
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旣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
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
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
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十二月

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
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
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
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
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
交行章屯濠陽與建相持 冬十二月甲子王

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
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
大將彭城揚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
戰屢敗揚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
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
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
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
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道江等縣發城
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
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

東閩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
刺史負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

月之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
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鉢
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
丙子夔道士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
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

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
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

建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

院逼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

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

令攷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
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
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
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
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
獠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
將李行周逐李公鉞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
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
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

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胷或科劈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内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

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
垂成柰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
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
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
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
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癩耳
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
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
府門鬻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
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
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劔

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
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
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鷄
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
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
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
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旣而復以
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
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建攻陳敬

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
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

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
建曰老夫鄉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
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
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兩川印節詣
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
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
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
瑄曰二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
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
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
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

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
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
將佐有噐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東川節

度使顧彥卽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

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
申廢永平軍建旣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
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心好殺諸
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

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
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
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

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武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莛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莛斬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

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

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

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

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

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實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

盤桓綿劔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

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

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鉞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
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

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
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有軍士王
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北
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
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偽署觀察使與之
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
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
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
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資

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乘虛竄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

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洶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旣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

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
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
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
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
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
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
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
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
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後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
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
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

山時多濕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
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
悉如所申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
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
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
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入

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
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

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
度押牙延陵鄭瑄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劔閣瑄極
言其險全忠不信瑄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

忠大矣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
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
爲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
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
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
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
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
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書早獄死建
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
不責危人當路斬蛇叔孫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

於闐外先機恐失於虜中消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
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
于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刁子
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
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
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
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
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

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

難甲戌軍于綿州

時王鎮

冬十一月雅州刺

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顯斬之

十

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

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犇王建

王建奏東川

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

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與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

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丙申王建

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

爲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

昉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

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沂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州留後存爲萬州刺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摠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柰何殺之建使成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

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

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

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

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

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

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

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

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

將守劔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

右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
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
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

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
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
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于張杞若建指執旗
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王建與顧彥暉五十

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

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

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

爲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
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
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
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
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

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
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
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
歸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
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
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州留後 十二月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

宗滌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

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建表言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

事 秋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

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王宗祿以疾求代
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

閏六月道士

杜從瀆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
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 龍臺鎮使王宗
侃等討杜從瀆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
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
置使

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

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
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

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宗
播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
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襲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
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割臙
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
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
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
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
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
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
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

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
紅樓建以爲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
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二蜀
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
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
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
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冬十月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

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

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
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
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
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
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
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
及茲數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

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

時宋全忠劫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

車駕還洛陽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

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
表聞 王建賦歛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
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
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歛稍損

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
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爲建
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
唐恩去歲間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
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
方日夕枕戈思爲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
事宣諭舍人宜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寅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
蹈號勳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
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落
鎮州縣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左護稱帝
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
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主稱制曰朝興則朱爽
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
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
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
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

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
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
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
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
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
懿爲遂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ack ink,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A rectangular red seal impression containing several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ocated in the lower left quadrant.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ack ink,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in the middle right section.



成文新編古文彙考館藏
新編古文彙考館藏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